

教育部
新编语文教材
指定阅读书系



儒林外史

(清)吴敬梓 著

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

导读+引读: 知名专家和一线名师教你这样读

★李镇西★余映潮★叶开★张文质

联袂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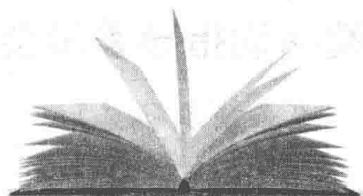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教育部
新编语文教材
指定阅读书系



儒林外史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 书 吴肇章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儒林外史 / (清) 吴敬梓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(教育部新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系)

ISBN 978-7-5354-9713-0

I. ①儒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3333 号

责任编辑: 黄文娟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邱 莉 杨 帆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

1/16 印张: 23.5 插页: 1 页

版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37 千字

定价: 33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《儒林外史》导读

陈文新

《儒林外史》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作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三十三篇《清之讽刺小说》里说：“迨《儒林外史》出，乃秉持公心，指撻时弊，机锋所向，尤在士林；其文又戚而能谐，婉而多讽：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。”他又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里说：“讽刺小说从《儒林外史》而后，就可以谓之绝响。”鲁迅的见解是极为精辟的。

一 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

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，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。

吴敬梓(1701—1754)，字敏轩，晚年自号文木老人、秦淮寓客，安徽全椒人。在吴敬梓一生中，生活和思想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生活上，他早年挥金如土，“倾酒欢呼穷日夜”；四十一岁以后，卖文为生，穷困异常，“日惟闭门种菜，偕佣保杂作”(顾云《盩山志》卷四)，有时甚至无米下锅；冬日苦寒，只能靠散步取暖，和朋友五六人，夜里乘月出城绕行数十里，歌吟啸呼，相与应和，天明入城，大笑散去，谓之“暖足”。思想上，他早年热衷于功名，对“家声科第从来美”津津乐道；三十六岁后，吴敬梓开始认真反思“如何父师训，专储制举才”的问题。

大约四十岁左右，吴敬梓开始写作《儒林外史》，用了十年的时间，全书才基本完成。乾隆十四年(1749年)，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作《怀人诗》云：“《外史》纪儒林，刻画何工妍。吾为斯人悲，竟以稗说传。”《儒林外史》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，在作者去世十几年以后，由金兆燕(号棕亭)刊刻于扬州(据1869年苏州书局活字本《儒林外史》金和跋)，此本今不存。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庆八年(1803年)的卧闲草堂本，原书藏北京图书馆，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。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校点的排印本。197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汉秋辑校的会校会评本《儒林外史》。

除《儒林外史》外,吴敬梓还著有《文木山房诗文集》十二卷和《诗说》七卷。长期以来,学界普遍认为《诗说》已经失传,只能从《儒林外史》、金和的《跋》及金兆燕的《寄吴文木先生》中窥其一斑。1999年,《文木山房诗说》旧抄本在上海图书馆被发现(发现者周兴陆),有周延良笺注本(齐鲁书社2002年版)。

二 “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”

闲斋老人《儒林外史序》云:“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: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;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;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;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,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。”这一论断表明,吴敬梓自始至终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臧否人物、评论是非的标准。

“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”的标本在五河县。此时五河县有两个得意的人家,一家姓彭,一家姓方,于是五河县人争先恐后去奉承巴结,包括某些世家子弟。吴敬梓将世家子弟中的慕势者分为两种:一种是呆子,一种是乖子。所谓呆子,其特点是一门心思地要和方、彭两家结亲攀友。除了方、彭,他任何别的亲友都可以不要。这样的人,自己觉得势利透了心,其实呆串了皮。所谓乖子,其特点是编造与方、彭两家亲密来往的谎话,到处说了吓人。有人信了他这些话,也就时常请他去吃杯酒,借他这些话再吓同席吃酒的人。这就是五河县的世家子弟!这就是五河县的风俗!

没有功名富贵的要“媚人下人”,有了功名富贵的便要“骄人傲人”。《儒林外史》从总甲写到秀才写到举人写到进士,由下至上地描述了一系列“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”的人物。

夏总甲是薛家集“第一乡绅”。明清的赋役制度规定,一百十户为一里,一里分十甲,总甲承担官府分配给一里的捐税和劳役。在帝制时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中,总甲实在太小;可在薛家集,夏总甲却是当仁不让的首脑人物。其出场就很不寻常。新年正月初八日,薛家集的七八个人来村口观音庵商议龙灯上庙、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的事,夏总甲虽姗姗来迟却气概非凡:“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,走进门来,和众人拱一拱手,一屁股就坐在上席。”这种非第一号人物不能有的傲然自得的举动神情,读者看了,恐怕会哑然失笑。因为,如《儒林外史》卧闲草堂评语所说:“夫总甲是何功名,是何富贵?而彼意气扬扬,欣然自得,颇有‘官到尚书吏到都’的景象。牟尼之所谓‘三千大千世界’,庄子所谓‘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’也。”他太不自量了!

但从另一方面来看,夏总甲又并不可笑。在那些秀才、举人、进士中,不

也同样有“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”的角色吗？梅玖、王惠、高翰林……他们哪一个“自量的”？

梅玖年纪轻轻考上了秀才，于是，他便时时处处记得自己是“进过学”的，比那成千成万的童生高出一等，倒霉的60多岁的老童生周进就这样成了他调侃、戏谑的对象。秀才“骄人傲人”，举人自然更胜一筹。梅玖还会说句“今日不同、还是周长兄请上”的客气话，而王惠来到观音庵时，却是“也不谦让”，就坐在上首坐了，周进下面相陪。至于进士，更是目中无人。高翰林曾这样评价迟衡山和武书：“那里有什么学问！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！”自负老子天下第一，开口便是“中了去”，这就是杜少卿所极为反感的“进士气”。

《儒林外史》以王冕、虞博士、庄绍光等“辞却功名富贵，品地最上一层”者“为中流砥柱”，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道义理想。《儒林外史》对王冕等人的塑造表明，吴敬梓并不鄙薄名士，他鄙薄的只是那种“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”的假名士。真名士与假名士的区别，关键不是外在的行为方式，而是内在的素质：只有超然于名利之外，才有可能保持人格的独立，才能在与“势”的博弈中站稳脚跟。虞博士、庄征君、迟衡山等人，正是这一类读书人，他们以其中流砥柱的风采，屹立在《儒林外史》中，也屹立在读者的心中。吴敬梓的道义理想，由这些人物承载和传达，其厚重感和深沉感，是别的小说难以比拟的。

三 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

《儒林外史》的重心是对广泛的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，或者说，是对广泛的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，以此为背景，《儒林外史》也思考了一系列的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，如古代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形象和豪侠形象是否具有足够的生活依据？中国历代史书中“礼贤下士”的叙事话语，其实质性的内涵是什么？功名与学问的关系究竟如何？等等。其思想的深度与反讽的表达方式相辅相成，既给读者以理智的启发，又洋溢着讽刺小说的幽默趣味。《儒林外史》对“礼贤下士”真实内涵的揭示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。

娄家两公子三访杨执中，是对《三国演义》中刘备“三顾茅庐”的戏拟。《三国演义》以极富诗情画意的笔调叙写君臣遇合，将刘备的求贤若渴与孔明的名士风度渲染得淋漓尽致。而《儒林外史》则不免笔带调侃，娄家两公子既非明主，又非伯乐，他们访贤的动机也值得怀疑，而他们所访的杨执中，更是十足的老阿呆，不可与诸葛亮同日而语。杨执中所推荐的那一位“有管乐经纶”的权勿用，尤其令人啼笑皆非。小说借此明确表达了对这群不合时宜又自我陶醉的“高士”的嘲讽。

《儒林外史》作为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,其艺术特色和成就主要在讽刺方面。除了上面所说的独具个性的讽刺笔墨外,它还成功地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讽刺手法。如常以夸张之笔突出讽刺对象的可笑、可鄙,通过漫画式的外形描写达到讽刺效果,运用对比方法等。

《儒林外史》的结构也有其特色。小说前有楔子,后有尾声,中间人物故事的递进,也都符合时间发展的线索(先后共叙述八十多年间的事)。楔子乃是为了笼罩全局而设计的。吴敬梓在描写王冕与危素、时知县等人的纠葛之外,还别具深意地展开了七泖湖畔一个对比鲜明的场面:王冕决心做一个超尘脱俗的画家,而三个不知姓名的读书人却一边野餐一边谈论着功名富贵。这三个不知名的读书人,正是小说中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写照;而危素、时知县,则又象征着一系列混迹官场的士人;至于王冕,读者从他不难想到虞育德、庄绍光、迟衡山、杜少卿等鄙弃功名富贵的正人君子以及四位市井奇人。作者透过对这三种类型人物的勾勒,展现了全书的大致格局。



教育部新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系
JIAOYUBU XINBIAN YUWEN JIAOCAI ZHIDING YUEDU SHUXI

儒林外史

目录

-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/ 1
-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/ 9
- 第三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/ 16
- 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/ 25
- 第五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/ 32
- 第六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/ 39
- 第七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/ 46
- 第八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/ 53
- 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/ 60
- 第十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/ 67
-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/ 74
-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/ 81
- 第十三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/ 88
-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/ 95
-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/ 101
-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/ 107
-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/ 113
-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/ 119
-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/ 125
-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/ 132
-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/ 138
-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/ 144
-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/ 151
-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/ 158
-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/ 165

第二十六回	向观察升官哭友	鲍廷玺丧父娶妻 / 171
第二十七回	王太太夫妻反目	倪廷珠兄弟相逢 / 177
第二十八回	季苇萧扬州入赘	萧金铉白下选书 / 183
第二十九回	诸葛佑僧寮遇友	杜慎卿江郡纳姬 / 189
第三十回	爱少俊访友神乐观	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/ 195
第三十一回	天长县同访豪杰	赐书楼大醉高朋 / 202
第三十二回	杜少卿平居豪举	娄焕文临去遗言 / 209
第三十三回	杜少卿夫妇游山	迟衡山朋友议礼 / 215
第三十四回	议礼乐名流访友	备弓旌天子招贤 / 221
第三十五回	圣天子求贤问道	庄征君辞爵还家 / 228
第三十六回	常熟县真儒降生	泰伯祠名贤主祭 / 234
第三十七回	祭先圣南京修礼	送孝子西蜀寻亲 / 240
第三十八回	郭孝子深山遇虎	甘露僧狭路逢仇 / 247
第三十九回	萧云仙救难明月岭	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/ 253
第四十回	萧云仙广武山赏雪	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/ 259
第四十一回	庄濯江话旧秦淮河	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/ 266
第四十二回	公子妓院说科场	家人苗疆报信息 / 273
第四十三回	野羊塘将军大战	歌舞地酋长劫营 / 279
第四十四回	汤总镇成功归故乡	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/ 285
第四十五回	敦友谊代兄受过	讲堪舆回家葬亲 / 291
第四十六回	三山门贤人饯别	五河县势利熏心 / 298
第四十七回	虞秀才重修元武阁	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/ 304
第四十八回	徽州府烈妇殉夫	泰伯祠遗贤感旧 / 310
第四十九回	翰林高谈龙虎榜	中书冒占凤凰池 / 316
第五十回	假官员当街出丑	真义气代友求名 / 322
第五十一回	少妇骗人折风月	壮士高兴试官刑 / 327
第五十二回	比武艺公子伤身	毁厅堂英雄讨债 / 332
第五十三回	国公府雪夜留宾	来宾楼灯花惊梦 / 338
第五十四回	病佳人青楼算命	呆名士妓馆献诗 / 344
第五十五回	添四客述往思来	弹一曲高山流水 / 351
第五十六回	神宗帝下诏旌贤	刘尚书奉旨承祭 / 357

名师引读《儒林外史》 / 362



第一回 说楔子^①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

人生南北多歧路，将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兴亡朝复暮，江风吹倒前朝树。

功名富贵无凭据，费尽心情，总把流光误。浊酒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谢知何处？

这一首词，也是个老生常谈。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，是身外之物，但世人一见了功名，便舍性命去求他。及至到手之后，味同嚼蜡。自古及今，那一个是看得破的！

虽然如此说，元朝末年，也曾出了一个嵒崎^②磊落的人。这人姓王名冕，在诸暨(jì)县乡村里住。七岁上死了父亲，他母亲做些针指^③，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。看看三个年头，王冕已是十岁了。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：“儿阿，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。只因你父亲亡后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没有进来的；年岁不好，柴米又贵，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，当的当了，卖的卖了；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，如何供得你读书？如今没奈何，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，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，你又有现成饭吃，只在明日就要去了。”王冕道：“娘说的是。我在学堂里坐着，心里也闷；不如往他家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读书，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。”当夜商议定了。

第二日，母亲同他到隔壁秦老家，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，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，指着门外道：“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^④，便是七柳湖，湖边一带绿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。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，十分阴凉，牛要渴了，就在湖边上饮水。小哥，你只在这一带玩耍，不必远

①楔(xiē)子：原意是指插在木器的榫子缝里的木片，可以使接榫的地方不活动。在元杂剧中，用于指称加在第一折前头或插在两折之间的片段，或介绍剧情、人物，或点明剧旨，起引子或过场作用。后代小说借用其词，指加在正文前面的故事。②嵒(qīn)崎：山高峻的样子，这里比喻品格卓异出群的人。③针指：针线活。④两箭之地：古人用弓箭射程来度量远近。每箭的距离约为一百三十步左右。



去。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,每日早上,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。只是百事勤谨些,休嫌怠慢。”他母亲谢了扰要回家去,王冕送出门来。母亲替他理理衣服,口里说道:“你在此须要小心,休惹人说不是,早出晚归,免我悬望^①。”王冕应诺,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。

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,每到黄昏,回家跟着母亲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腌鱼、腊肉给他吃,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,递与母亲。每日点心钱,他也不买了吃,聚到一两个月,便偷个空,走到村学堂里,见那闯学堂的书客^②,就买几本旧书,日逐^③把牛栓了,坐在柳荫树下看。

弹指又过了三四年。王冕看书,心下也着实明白了。那日正是黄梅时候,天气烦躁,王冕放牛倦了,在绿草地上坐着。须臾,浓云密布,一阵大雨过了。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,渐渐散去,透出一派日光来,照耀得满湖通红。湖边山上,青一块,紫一块,绿一块。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,尤其绿得可爱。湖里有十来枝荷花,苞子上清水滴滴,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。王冕看了一回,心里想道:“古人说,‘人在画图中’,其实不错。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,把这荷花画他几枝,也觉有趣。”又心里想道:“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,我何不自画他几枝?”

正存想间,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^④,挑了一担食盒来,手里提着一瓶酒,食盒上挂一块毡条,来到柳树下。将毡条铺了,食盒打开。那边走过三个人来,头戴方巾,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^⑤,两人穿元色^⑥直裰,都是四五十岁光景,手摇白纸扇,缓步而来。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,来到树下,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,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;他想是主人了,坐在下面把酒来斟。吃了一回,那胖子开口道:“危老先生^⑦回来了。新买了住宅,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,值得二千两银子。因老先生要买,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,图个名望体面。前月初十搬家,太尊、县父母^⑧都亲自到门来贺,留吃酒到二三更天。街上的人那一个不敬!”那瘦子道:“县尊是壬午举人,乃危老先生门生,这是该来贺的。”那胖子道:“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,而今在河南做知县。前日小婿来家,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^⑨,这一盘就是了。这一回小婿再去,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,去晋谒^⑩危老先生。他若肯下乡回拜,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。”那瘦子道:“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。”那胡子说道:“听见前日出京时,皇上亲自送出城外,

①悬望:挂念,担心。 ②闯学堂的书客:古代到私塾、学堂兜售文具、书籍的小贩。 ③日逐:逐日,每天。 ④夯(bèn)汉:指过去干粗活或者体力活的人。夯,同“笨”。 ⑤直裰(duō):古人的一种便服,斜领大袖,四周镶边,也叫直身、道袍。 ⑥元色:即黑色。古称黑色为玄色,清代避康熙皇帝(玄烨)的讳,改称为“元色”。 ⑦危老先生:指元末明初人危素,曾在元朝为官,明初为翰林侍讲学士。老先生,明清时人对内阁九卿的尊称。 ⑧太尊:对知府的尊称。县父母:明清时对知县的尊称。 ⑨见惠:谢人赏赐馈赠的谦辞。 ⑩晋谒:谒见,拜见尊长之人称晋谒。



携着手走了十几步，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，方才上轿回去。看这光景，莫不是就要做官？”三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个不了。

王冕见天色晚了，牵了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钱不买书了，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，学画荷花。初时画得不好，画到三个月之后，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，只多一张纸，就像是湖里长的；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。乡间人见画得好，也有拿钱来买的。王冕得了钱，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^①花卉的名笔，争着来买。到了十七八岁，不在秦家了，每日画几笔画，读古人的诗文，渐渐不愁衣食，母亲心里欢喜。

这王冕天性聪明，年纪不满二十岁，就把那天文、地理、经史上的大学问，无一不贯通。但他性情不同，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纳朋友，终日闭户读书。又在《楚辞图》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，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，一件极阔的衣服。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，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，他便戴了高帽，穿了阔衣，执着鞭子，口里唱着歌曲，在乡村镇上，以及湖边，到处顽耍，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，虽然务农，却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因自小看见他长大，如此不俗，所以敬他爱他，时时和他亲热，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。

一日，正和秦老坐，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瓦楞帽^②，身穿青布衣服。秦老迎接，叙礼坐下。这人姓翟，是诸暨县一个头役^③，又是买办^④。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，叫他干爷，所以常时下乡来看亲家。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，杀鸡、煮肉款留他，就要王冕相陪。彼此道过姓名，那翟买办道：“这位王相公，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？”秦老道：“便是了。亲家，你怎得知道？”翟买办道：“县里人那个不晓得！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，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径来寻亲家。今日有缘，遇王相公，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，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。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^⑤的银子，一并送来。”秦老在旁，着实撺掇^⑥。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，只得应诺了。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，都题了诗在上面。翟头役禀过了本官，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。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，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，将册页取去。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，送与危素，作候问之礼。

危素受了礼物，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，爱玩不忍释手；次日备了一席

①没(mò)骨：国画传统花鸟画的一种画法，直接用颜色或水墨濡染绘制，而没有笔骨——即用墨线勾勒的轮廓。②瓦楞(léng)帽：形似瓦楞的帽子。古为庶民所戴，以别于士大夫的方巾。③头役：府、州、县署衙役的敬称，口语称之为“头翁”。④买办：官府中负责采买的差役。⑤润笔：请人作诗文书画的酬劳。⑥撺掇(cuān duo)：从旁劝说，怂恿。



酒,请时知县来家致谢。当下寒暄已毕,酒过数巡,危素道:“前日承老父台^①所惠册页花卉,还是古人的呢,还是现在人画的?”时知县不敢隐瞒,便道:“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,叫做王冕,年纪也不甚大。想是才学画几笔,难入老师的法眼^②。”危素叹道:“我学生出门久了,故乡有如此贤士,竟坐不知,可为惭愧!此兄不但才高,胸中见识大是不同,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,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?”时知县道:“这个何难!门生出去,即遣人相约,他听见老师相爱,自然喜出望外了。”说罢,辞了危素,回到衙门,差翟买办持个侍生^③帖子去约王冕。

翟买办飞奔下乡,到秦老家,邀王冕过来,一五一十向他说了。王冕笑道:“却是起动^④头翁,上覆县主老爷,说王冕乃一介农夫,不敢求见。这尊帖也不敢领。”翟买办变了脸道:“老爷将帖请人,谁敢不去!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;不然,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?论理,见过老爷,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,如何走到这里,茶也不见你一杯,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,是何道理!叫我如何去回覆老爷?难道老爷一县之主,叫不动一个百姓么?”王冕道:“头翁,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为了事,老爷拿票子传我,我怎敢不去?如今将帖来请,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,我不愿去,老爷也可以相谅。”翟买办道:“你这说的都是甚么话!票子传着倒要去,帖子请着倒不去,这下是不识抬举了?”秦老劝道:“王相公,也罢,老爷拿帖子请你,自然是好意,你同亲家去走一回罢。自古道,‘灭门的知县’,你和他拗些什么?”王冕道:“秦老爷,头翁不知,你是听见我说过的,不见那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^⑤么?我是不愿去的。”翟买办道:“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,叫我拿甚么话去回老爷?”秦老道:“这个果然也是两难。若要去时,王相公又不肯;若要去不去,亲家又难回话。我如今倒有一法:亲家回县里,不要说王相公不肯;只说他抱病在家,不能就来。一两日间好了就到。”翟买办道:“害病,就要取四邻的甘结^⑥!”彼此争论了一番。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,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向母亲要了三钱二分银子,送与翟买办做差钱,方才应诺去了,回复知县。

知县心里想道:“这小厮那里害什么病!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实吓了他一场。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,害怕不敢来了。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,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,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。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。他看见赏他脸面,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,自然大胆见我。我就顺便带了他来见老师,却不是办事勤敏?”又想道:“一个堂堂县令,

①老父台:同“老父母”,对地方官的尊称。②法眼:佛教指能洞见实相的眼力。泛指敏锐、深邃的眼力。③侍生:士大夫对前辈的自称之词。此处这样称呼,有尊贤之意。④起动:敬词,劳驾、烦请。⑤段干木、泄柳的故事:段干木是战国时人,魏文侯请他做官,他跳墙而逃。泄柳是春秋时人,鲁穆公要见他,他闭门不见。两人都是洁身自好的隐士。⑥甘结:向官府承认或保证某事属实、否则甘受责罚的文书。



屈尊去拜一个乡民，惹得衙役们笑话。”又想到：“老师前日口气，甚是敬他，老师敬他十分，我就该敬他一百分。况且屈尊敬贤，将来志书^①上少不得称赞一篇。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，有甚么做不得！”当下定了主意。

次早，传齐轿夫，不用全副执事^②，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^③。翟买办扶轿子，一直下乡来。乡里人听见锣声，一个个扶老携幼，挨挤了看。轿子来到王冕门首，只见七八间草屋，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。翟买办抢上几步，忙去敲门。敲了一会，里面一个婆婆，拄拐杖，出来说道：“不在家了。从清早里牵牛出去饮水，尚未回来。”翟买办道：“老爷亲自在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，怎的慢条斯理！快快说在那里，我好去传！”那婆婆道：“其实不在家了，不知在那里。”说毕，关着门进去了。

说话之间，知县轿子已到；翟买办跪在轿前禀道：“小的传王冕，不在家里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传。”扶轿子，过王冕屋后来。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，远远的一面大塘，塘边都栽满了榆树、桑树。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，又有一座山，虽不甚大，却青葱，树木堆满山上。约有一里多路，彼此叫呼，还听得见。知县正走着，远远的有个牧童，倒骑水牯(gǔ)牛，从山嘴边转了过来。翟买办赶将上去，问道：“秦小二汉，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那里饮水哩？”小二道：“王大叔么？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那里吃酒去了。这牛就是他的，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。”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。知县变着脸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必进公馆了！即回衙门去罢！”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，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，又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，且忍口气回去，慢慢向老师说此人中不抬举，再处置他也不迟。知县去了。

王冕并不曾远行，即时走了来家。秦老过来抱怨他道：“你方才也太执意了。他是一县之主，你怎的这样怠慢他？”王冕道：“老爹请坐，我告诉你。时知县倚危素的势要^④，在这里酷虐小民，无所不为。这样的人，我为甚么要结交他？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；危素老羞变怒，恐要和我计较起来。我如今辞别老爹，收拾行李，到别处去躲避几时。只是母亲在家，放心不下。”母亲道：“我儿，你历年卖诗卖画，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，柴米不愁没有。我虽年老，又无疾病，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。你又不曾犯罪，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？”秦老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。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，虽有才学，谁人是识得你的？此番到大邦去处，或者走出些遇合^⑤来也不可。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，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，替你扶持便

①志书：即地方志。②执事：即仪仗。③红黑帽夜役军牢：官员出行时在前喝道、坐衙时分立两厢排班的差役。④势要：本指有权势、居要职者。这里指权势、势力。⑤遇合：相遇而彼此投合，此指遇到好机会。



了。”王冕拜谢了秦老。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,吃了半夜酒回去。次日五更,王冕天明起来收拾行李,吃了早饭,恰好秦老也到。王冕拜辞了母亲,又拜了秦老两拜,母子洒泪分手。王冕穿上麻鞋,背上行李,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,直送出村口,洒泪而别。秦老手拿灯笼,站着看着他走,走得望不着了方才回去。

王冕一路风餐露宿,九十里大站,七十里小站,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。这山东虽是近北省份,这会城^①却也人物富庶,房舍稠密。王冕到了此处,盘费用尽了,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,卖卜测字,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,卖与过往的人。每日问卜卖画,倒也挤个不开^②。

弹指间,过了半年光景。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,也爱王冕的画,时常要买,又自己不来,遣几个粗夯小厮,动不动大呼小叫,闹的王冕不得安稳。王冕不耐烦,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,又题几句诗在上,含着讥刺。也怕从此有口舌,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。

那日清早,才坐在那里,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,在街上过。也有挑着锅的,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,一个个面黄饥瘦,衣裳褴褛。过去一阵,又是一阵,把街上都塞满了。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,问其所以,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,被河水决了,田庐房舍尽行漂没。这是些逃荒的百姓,官府又不管,只得四散觅食。王冕见此光景,过意不去,叹了一口气道:“河水北流,天下自此将大乱了。我还在这里做甚么!”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,拴束^③行李,仍旧回家。入了浙江境,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。时知县也升任去了,因此放心回家,拜见母亲。看见母亲健康如常,心中欢喜。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。他慌忙打开行李,取出一匹茧绸^④,一包耿饼^⑤,拿过去谢了秦老。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。自此,王冕依旧吟诗作画,奉养母亲。

又过了六年,母亲老病卧床。王冕百方延医调治,总不见效。一日,母亲吩咐王冕道:“我眼见不济事了。但这几年来,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,该劝你出去做官。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,我看见那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。况你的性情高傲,倘若弄出祸来,反为不美。我儿可听我的遗言,将来娶妻生子,守我的坟墓,不要出去做官。我死了,口眼也闭。”王冕哭着应诺。他母亲奄奄一息^⑥,归天去了。王冕擗踊^⑦哀号,哭得那邻舍之人,无不落泪。又亏秦老一力帮衬,制备衣衾棺槨。王冕负土成坟,三年苦块^⑧,不必细说。

①会城:省城。 ②挤个不开:指闲不住。 ③拴束:收拾,捆缚。 ④茧绸:由柞蚕丝织成的绸。
⑤耿(gěng)饼:一种小而厚的柿饼,因产于山东曹州,今菏泽市耿庄而得名,曾为贡品。⑥奄奄一息:形容呼吸微弱,濒于死亡,同“奄奄一息”。 ⑦擗踊(pī yǒng):指悲痛时捶胸顿足,形容极度悲哀。擗,捶胸;踊,以脚顿地。 ⑧苦(shān)块:“寝苫枕块”的略语。苫,草席;块,土块。古礼,居父母之丧,孝子以草荐为席,土块为枕。



到了服阕^①之后,不过一年有余,天下就大乱了。方国珍据了浙江,张士诚据了苏州,陈友谅据了湖广,都是些草窃的英雄。只有太祖皇帝起兵滁阳,得了金陵,立为吴王,乃是王者之师。提兵破了方国珍,号令全浙,乡村都市,并无骚扰。

一日,日中时分,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,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。为头一人,头戴武巾,身穿团花战袍,白净面皮,三绺髭须,真有龙凤之表。那人到门首下了马,向王冕施礼道:“动问一声,那里是王冕先生家?”王冕道:“小人王冕,这里便是寒舍。”那人喜道:“如此甚妙,特来晋谒。”吩咐从人下马,屯在外边,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。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,分宾主施礼坐下。王冕道:“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,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?”那人道:“我姓朱,先在江南起兵,号滁阳王,而今据有金陵,称为吴王的便是。因平方国珍到此,特来拜访先生。”王冕道:“乡民肉眼不识,原来就是王爷。但乡民一介愚人,怎敢劳王爷贵步?”吴王道:“孤是一个粗卤^②汉子,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,不觉功利之见顿消。孤在江南,即慕大名,今来拜访,要先生指示:浙人久反之后,何以能服其心?”王冕道:“大王是高明远见的,不消乡民多说。若以仁义服人,何人不服,岂但浙江?若以兵力服人,浙人虽弱,恐亦义不受辱。不见方国珍么?”吴王叹息,点头称善。两人促膝谈到日暮。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。王冕自到厨下,烙了一斤面饼,炒了一盘韭菜,自捧出来陪。吴王吃了,称谢教诲,上马去了。这日,秦老进城回来,问及此事,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,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,向年在山东相识的,故此来看我一看。说着就罢了。

数年间,吴王削平祸乱,定鼎应天^③,天下统一,建国号大明,年号洪武。乡村人个个安居乐业。到了洪武四年,秦致又进城来,回来向王冕道:“危老爷已自问了罪,发在和州去了。我带了一本邸钞^④来给你看。”王冕接过来看,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,妄自尊大,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。太祖大怒,发往和州守余阙^⑤墓去了。此一条之后,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:三年一科,用《五经》《四书》、八股文。王冕指与秦老看道:“这个法却定的不好!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,把那文行出处^⑥都看得轻了。”说着,天色晚了下来。

此时正是初夏,天时乍热。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,两人小饮。

①服阕:守丧期满除服。阕,终了。②粗卤:亦作“粗鲁”。性格、行为等粗野鲁莽,此为谦辞。③定鼎应天:指朱元璋建立明朝,定都南京。鼎,相传大禹曾铸九鼎,后来成为国家权柄的象征。应天,即今江苏南京,明为应天府。④邸钞:也作“邸抄”,即邸报。地方长官在京师设邸,邸中传抄诏令、奏章等,报告诸藩,故称邸抄、邸报。⑤余阙:元代安庆守将,与陈友谅作战身死,被视为忠臣。此处朱元璋派危素去守其墓,是有意羞辱他。⑥文行出处:指古代文人的处世准则。文,文章学业;行,指品行;出,指出仕;处,退隐。



须臾,东方月上,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。那些眠鸥宿鹭,阒然^①无声。王冕左手持杯,右手指天上的星,向秦老道:“你看贯索犯文昌^②,一代文人有厄!”话犹未了,忽然起一阵怪风,刮得树木都飕飕的响,水面上的禽鸟,格格惊起了许多。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。少顷,风声略定,睁眼看时,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,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。王冕道:“天可怜见,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,我们是不及见了!”当夜收拾家伙,各自歇息。

自此以后,时常有人传说: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,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。初时不在意里,后来渐渐说的多了,王冕并不通知秦老,私自收拾,连夜逃往会稽山中。

半年之后,朝廷果然遣一员官,捧诏书,带领许多人,将彩缎表里^③,来到秦老门首,见秦老八十多岁,须鬓皓然^④,手扶拄杖。那官与他施礼,秦老让到草堂坐下。那官问道:“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?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,下官特地捧诏而来。”秦老道:“他虽是这里人,只是久已不知去向了。”秦老献过了茶,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,推开了门,见蟞蛸^⑤满室,蓬蒿满径,知是果然去得久了。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,仍旧捧诏回旨去了。

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,并不自言姓名。后来得病去世,山邻敛些钱财,葬于会稽山下。是年,秦老亦寿终于家。可笑近来文人学士,说着王冕,都称他做王参军,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?所以表白一番。这不过是个“楔子”,下面还有正文。

①阒(qù)然:形容寂静的样子。 ②贯索犯文昌:古人常将天文星相与人事比附。贯索,紫微斗数星曜之一,是牢狱之星;文昌星,文运的象征。贯索犯文昌,预示文人有灾祸。 ③表里:多指作为礼品的衣料。 ④皓然:花白的样子。 ⑤蟞蛸(xiāo shāo):一种蜘蛛,多在室内墙壁间结网。这里指蛛网。